

外电报道 乔森潘对柬通社记者的谈话

说柬埔寨解放后政局稳定形势大好

【路透社曼谷八月十四日电】(记者:约翰·罗杰斯)在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自从四个月前他们的亲共游击部队在金边夺取了权力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的前夕,柬埔寨今天对美国发出了激烈的口头攻击。

这一攻击是金边电台广播员广播的一次长篇谈话中提出的,据广播员说,谈话是在柬通社记者采访乔森潘副首相时发表的。

电台援引乔森潘的话指责“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在进行预先计划好的丑化柬埔寨的宣传。

他说:“在柬埔寨的战场上,美帝国主义已经被彻底打败。他们被打败了,但是他们不承认失败,并且死抱着摧毁我们的梦想。”

乔森潘在谈话中预言,由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建设,柬埔寨的前途光明。

他说:“我们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保证了各地区人民的供应……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和工作。这是短时间里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又说:“粮食生产正在进行,一、两年内,我们将百分之百地保证食物和大米供应,我们还将能够出口一部分。”

他说,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大小公路、学校、医院和工厂已经修复,正在把生活必需品

运送给人民。

他说,政治局势非常稳定,又说,“从现在起,对我们说来不再会有经济危机、失业和物价上涨的问题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乔森潘说,柬埔寨将继续是中立和不结盟的,并且希望与其邻国和平相处。

【美联社曼谷八月十四日电】金边电台今天广播了乔森潘对记者的谈话,广播援引乔森潘在这次谈话中说,经过五年的战争控制了这个国家之后,“我们直接面临着许许多多必须立即解决的复杂问题”。

“三个多月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许多问题。我们为所有原来解放了的和新近解放的人民提供了粮食。当然,数量并不多,但是够吃了。”

这位副首相谈起了解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他说:“总的说来,我国人民是愉快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大米、食盐、布匹和各种农具的运输问题,把它们分配给人民。”

逃避艰苦生活的难民说柬埔寨许多地区闹饥荒。出入柬埔寨的旅客们说,有一些零星的抵抗小组很活跃,夜里可以听到枪声。

乔森潘说:“我国的政治形势十分稳定。因此国内的治安情况也是一派大好。”他没有提到抵抗活动。

他说,柬埔寨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政策,采取中立和不结盟的政治路线。他特别强调了同邻国的和平关系,并说:“我们准备欢迎世界各国的友好姿态。”

【法新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记者:弗利波)据中国首都通晓

印度支那地区情况的外交官说,以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为首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对北京的正式访问,将是印度支那今后局势发展的重要的一步。

乔森潘是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这将是他在红色高棉四月十七日攻占金边后第一次出国。

外交官们认为,中国一高棉在这里的会谈预料将围绕三个主要议题。这三个议题是:印度支那的政治局势、中国对金边政府的援助和西哈努克亲王的地位。

柬埔寨人是在北越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最近访问柬埔寨时金边和河内进行了接触之后到北京来的。据北越报纸报道,黎笋的“友好”访问的结果是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预料柬埔寨代表团将把

美在向俄国卖粮方面采取较强硬方针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八月十八日(提前出版)一期登载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在向俄国卖粮方面采取较为强硬的方针》,摘要如下:

只有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才知道他们打算在一九七五年购买多少小麦。结果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人突然谨慎起来,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方针。苏联今年要买多少粮食,这种买粮活动对典型的美国人的食品费用将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把握不定的情况正在增加。

人们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些:

正当美国为小麦的极大丰收而高兴并盼望获得玉米丰收的时候,苏联遭受另一场收成方面的灾难。俄国购买者已经签订了今年购买将近一千万吨美国粮食的

河内和金边之间的这些接触告诉中国领导人。

外交官们感到,根据这个情况,在北京的会谈将讨论在美国撤出东南亚之后柬埔寨所设想的它在印度支那舞台上应扮演的角色。

预计,金边与黎笋的接触以及即将在北京与中国人的会谈,将明确柬埔寨新政府对它的两个邻国老挝和泰国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不会公开说出来。

中国援助柬埔寨的计划是这里几乎肯定要讨论的另一个题目。乔森潘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在四月十七日以后收到过中国的“援助”。

外国报纸上的消息也说,中国货轮到达西哈努克港卸下物资和设备,因此这里的外交官认为,金边谋求根据一项仍然有待谈判的协定中的条款增加中国的援

合同,估计他们还要设法在这里至少再买五百万吨然后才会罢休。

某些欧洲粮食专家猜测,俄国人在今年结束之前将设法(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购买多达三千万吨的粮食。

更激烈的讨价还价。看到俄国人的这种需要,某些国会议员正在表示这样的想法:现在也许是美国利用它在粮食生产方面占压倒优势的地位,在缓和的和其他方面同苏联进行更激烈讨价还价的时候了。

苏联购买者在这个国家已经购买了将近一千万吨,这将使美国人的食品价格在今后几个月内增长百分之一点五。这是农业部首席经济专家帕尔伯格做的预测,是根据用计算机做的最新研究得出来的。对面粉、面包和面包房的其他产品价格的影响

助。

这里认为西哈努克亲王的地位问题肯定是中国一高棉会谈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同时亲王的随行人员之一今天上午在北朝鲜首都的电话中说,亲王“当然”打算会见乔森潘。但是这位随行人员没有说在何时何地会见。

【本刊讯】曼谷《中华日报》八月十四日发表一则《时事透视》,摘要如下:

乔森潘以高棉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身份,此时率团访问中国,在表明中棉关系的继续加强及印支与“东盟”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乔森潘的率团访华,又刚在缅甸外长吴拉蓬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商讨缅甸参加“东盟”可能性之后,中国对“东盟”扩大组织,以加强东南亚国家的反霸

合作,一贯坚决支持。所以乔森潘此次中国之行,除表明了中棉两国

友谊并不受任何因素影响之外,在促进印支和“东盟”会员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以增进团结而维护本区域安全,也不无重大的作用。

东南亚的不安根源,是由于超级强国为建立势力范围的争夺。美国由印支败退之后,虽一再申明决不会由亚洲退出,但苏联已迫不及待,急欲填补“真空”,展开全力渗透,特别是开成欧安高峰会议之后,沾沾自喜之余,妄图在亚洲依样画葫芦,竟想制造“欧安”的“亚洲版”,大搞所谓“亚安体系”,以将亚洲各国划入势力范围中。亚洲国家面对此种形势,已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团结,互相提携,才能摆脱外来的魔爪。因此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关系的改善,将是促成区域安定的重要因素。

十一日的农作物情况最新报告中对美国玉米收成数量得到较好的了解时为止。

巴茨部长对俄国人说,他们不能指望在自己的粮食歉收的时候冲进美国市场大量购买粮食,而下一年却购买很少。下面的数字说明了苏联最近几年购买美国粮食的数量变化情况。

一九七二年购买了一千一百八十万公吨小麦和六百二十万公吨玉米,一九七三年买了二百七十万公吨小麦和一百七十万公吨玉米,一九七四年买了二百九十万公吨小麦和九十万公吨玉米,一九七五年已经买了四百五十万公吨小麦和四百七十万公吨玉米。

今年,苏联购买者又悄悄地很早便进入了美国市场,以弥补他们粮食供应方面的不足。由于占食用粮食产量三分之二的春小麦种植区气候炎热干旱,作物都干枯了,短缺的数量达到大约三千万吨。

将在今年年底以前感觉出来,对牛肉、猪肉和鸡的价格的影响将在一九七六年表现出来。

帕尔伯格说,要是俄国人再购买多达一千万吨的美国粮食的话,对美国食品预算的总影响将增长到百分之三。

很多议员回顾了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在俄国人购买了总共一千九百万吨美国谷物和大豆之后食品价格猛涨的情况。他们说,帕尔伯格先生和他的上司农业部长巴茨低估了苏联的购买活动将在一九七五年和七六年引起食品价格上涨的程度。巴茨部长反驳说,在一九七二年出售粮食之后其他因素起了作用。不过今年他正在采取一种远为强硬的方针。

一种较好的措施。苏联购买者被告知说暂且等一等,直到从八月

最新最大的
次海面的演习

的主要目的将是反
作战。“海马号”
为水面护卫舰，而
起它一贯在水下起
用。

美国驻波恩大使馆
报说，这次演习是
约盟国和其他国家
美国海军力量的灵
，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
，这些舰只在航行
可能在英国、挪威
德的港口停泊。

建造工程
而无视对安全的需要

·沃尔德博士说：核发电工业正在轻率地投入新的

萨达特谈埃及对中东问题立场

说在有关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不准备要莫斯科和其他人批准

【中东社 贝鲁特八月十三日电】萨达特总统强调，埃及对于实现西奈的军队的新的脱离接触的立场没有变化，埃及的要求即石油和山口，自基辛格最近一次使命——它在三月失败了——以来，就确定了。

他说，如果有什么新的立场或理解的话，那是以色列方面的。

这些话来自萨达特对黎巴嫩《事件》周刊主编卢齐的谈话的第一部分。

总统说，在十月战争以后大国禁止我们按照我们的条件去做，反对我们，不让我们进行选择，这样就只允许我们寻求可能得到的东西。

他强调，部分撤出，不管其规模如何，是朝向和平的进展，危险在于停滞不前。他还说，因此，在我们看来，撤出是非常值得的，值得我们作一切努力，作最大的忍耐。

总统提到了美苏之间和缓的格局，他解释说，应该在这一国际格局内寻求我们的问题和利益。

他说，我认为对取得一寸土地的任何犹豫不决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甚至是背叛。

总统还说，一部分一部分撤出的原则是不得已的，它不是目的，而是保持活动避免停滞不前的一种方式步骤。

他强调，一步一步的政策不是代替日内瓦，但是事情要求调整美国的立场，使其对我们来说是积极的，因为这一立场将决定解决的可能性。

总统解释了埃及对提出把以色列从联合国赶

出去的问题的立场。他驳斥了流传着的下列说法：象这样的决议将是对以色列的一把出鞘的剑，可能有助于在国际上孤立以色列。

他说，现在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实际上已经被孤立了，但关于把它赶出去的决议可能打乱平衡，从而使以色列又使美国更加倒向它，这在时间上是错误的。在我们作出一切和平努力以前，我们不应考虑象这样的步骤。

卢齐向总统提出了流传的说法：苏联人说埃及有两个错误，一是在十月十一日、十二日拒绝听取苏联的忠告，在埃及保持它在东岸占领的领土的基础上停火，从而导致美国建立空中桥梁；二是埃及拒绝让苏联——哪怕是从道义上——参与解决的努力。

总统说，关于第一个问题，即不响应停火要求，当时全世界以及阿拉伯世界都认为我们无力行动，在五十年内我们将没有军事和政治价值，由于世界一直相信关于我们的这话，战斗必须是长期的；这是我们开始战斗时的基本战略路线。因为以色列的战略是至多一周的战略，它受不了长期战斗。

此外，我们能够坚持十七天战斗使得我们能够形成一个阿拉伯的立场。总统并说，说美国空

非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在这个地区建立一支联合部队来填补真空，但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敏感，无需承担正式的条约义务。

南非人自己充分意识到，他们的现行国内政策使得美国人很难接受他们的建议。

但是，《纳塔尔信使报》坦率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如果要劝美国使用西蒙斯敦海军基地，那么需要使它感到满足的与其说是南非的蓝图给各国的好处，不如说是美国黑人水手来这里上岸时可能遇到的情况。当种族隔离已消除到使黑人水手上岸时不用担心受到歧视之日，就将是美国军舰重返南非海岸之时。”

施可能还要十二到十八个月才能完成，但苏联大大增加集中在亚丁湾的军事力量的前景，已使美国更迫切地需要增加在这个地区的海军力量。南非内政部长康尼·米尔德最近访问美国时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公开说，他的政府“非常愿意考虑美国在这个共和国建立一个基地的任何请求”。

同样，皇家国防研究所所长、空军少将梅瑞尔表示担心印度洋可能成为“苏联的内湖”。他建议由美国、英国、法国、伊朗和南

印报说苏美在印度洋的竞赛势必十分激烈

【本刊讯】《印度时报》八月一日发表一篇题为《迪戈加西亚岛》的社论，摘要如下：

也许美国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而宁愿等着看一看苏联在苏伊士运河重新通航之后打算用哪种方式增强军事力量。但是毫无疑问，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日益增长，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大量财富积累在盛产石油的国家手中，西亚的重要性，因此还有印度洋的重要性，在华盛顿看来大大地增长了。

包括印度在内的大

多数滨海国家一直反对美国扩建迪戈加西亚岛的计划，因为它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计划很可能加剧苏美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从表面上判断，现在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如果苏联在索马里的伯贝拉建立了导弹设施一事属实的话，苏美争夺的加剧就更是不可避免。随着苏伊士运河的重新通航，苏联加强其在印度洋上的海军力量的能力已大为增长。苏伊士运河重新通航使得苏联到某些地区的路程缩短

了八千海里以上，航行时间缩短了四个星期。因此，除非华盛顿和莫斯科持克制态度，或者在它们之间就限制各自在印度洋上的海军力量的问题达成协议，否则两国的竞争势必变得十分激烈。而且双方大概都不会由于考虑费用而有所节制。所以如此，部分地由于双方不论怎么样都要越来越依靠各自的核威慑力量的作用。部分地是由于不要很久它们和别的国家会用很大力量来开发洋底去取得宝贵的矿产品。

中桥梁只是在埃及拒绝停火后才建立的是不正确的。这座桥梁从第一天起就是为以色列服务的，但以色列由于傲慢开始时不要。

萨达特指出了长期战斗的战略的成功及其影响，这些影响反映在以色列身上，以色列将需要几十年从军事、经济、技术各方面来医治十月战斗的创伤，其最大的证明就是以以色列现在存在的分崩离析的状态。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不让苏联人参与解决的努力，总统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事实是，所达成的与基辛格签署的脱离接触协议并不是计划好的，而是就十月二十二日线讨论的结果。

总统接着说，基辛格曾对我说，你完全了解十月二十二日线象德维斯瓦袋形阵地完全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战场，对你来说，他们最终撤出西岸，你实现一个全面胜利不是更好吗。我回答说，行。我们制定了著名的六点协议：第一点就是脱离接触，这是一个同苏联人无关的纯军事问题。难道在我们同意这六点以前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吗？在有关我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我不准备要莫斯科和莫斯科以外的人批准。

说到这里卢齐评论说，事先批准是一回事，通知苏联人又是一回事。总统回答说，这是我的战斗，战斗的决定是由阿拉伯人作出的，而后我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他们。六点协议也是如此。但是从基辛格来、我们宣布六点那时起，苏联人认为，好象我大逆不道地出卖了他们的权利。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苏联人的立场一点没有改变。

英《舰队街信札》文章《印度洋》

说鉴于苏在印度洋的扩张，有人建议由美、英、法、伊朗和南非的海空军建立联合部队以填补真空

【本刊讯】英国《舰队街信札》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印度洋》，摘要如下：

现在正在黑海造船厂建造的苏联海军新航空母舰的第一艘最迟将在明年初出现在地中海。此后，可能过不了多久这些航空母舰或者是一些大型直升飞机母舰（例如“列宁格勒号”和“莫斯科号”）就会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

由于英国在印度洋的活动减少了（它在甘岛的空军补给站在一九七六年初放弃），海军观察家们估计，俄国人将抓紧时间加强他们自己在印度洋的舰队（目前平均仅有不到二十艘军舰和供应船）。他们指出，过去本来是需要长距离航程的——从黑海经由好望角到印度洋为一万一千公里，或者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印度洋为九千里——但重开苏伊士运河以后，已使从黑海各港口出发的航程缩短到只有两千里。

然而，使这种加强成为可能的因素是苏联开发了索马里的伯贝拉港，该港位于亚丁正南约一百五十里。两国签署一项经济协定已有十

三年了，根据这个协定，俄国人表示愿把伯贝拉变成深水港；但是，苏联影响的大大扩大是在它们去年签署了合作友好条约之后开始的。

尽管最近索马里政府进行了精心的宣传，但今年四月拍摄的空中侦察图片表明，伯贝拉的燃料库已扩大，建造导弹储存设施的工作已经开始，附近有一个住房群（大大超过了这个港口目前人口的正常需要），还有一个其规模足以有估计为五千米跑道的机场。

尽管建设这些新设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三十一日刊载该报记者施米特发自华盛顿的一则报道，题为《美国考虑限制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力量》，《在参院表决后，国务院准备这样做但俄国人态度冷淡》，摘要如下：

美国参院已经表决赞成扩建美国在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海空基地，国务院准备同苏联讨论共同限制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力量问题。

据美国政府人士说，目前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磋商通过什么方式向俄国人提出来最合适，因为他们认为今后六个月内国会和美国各盟国势必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澳大利亚人正在力促美苏谈判共同限制力量问题。

但是，美国情报部门官员得到的迹象是，苏联人目前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准备使海军舰只取道重新开放的苏伊士运河来扩大他们在印度洋的力量。

两位美国参议员衣阿华州民主党人卡尔弗和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哈特在七月初参加的一些会议上发现苏联政府人员对限制力量问题态度冷淡和闪烁其词。但是，他们同罗得岛参议员佩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蒙大拿州参议员曼斯菲尔德都表示希望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俄国人在索马里的伯贝拉港建立了储藏和保养导弹的基地，俄国人在那里已经有一些修理船只设备。苏联偷偷地建立这一基地并希望使之秘而不宣，这一情况被揭露后，印度和斯里兰卡在坦桑尼亚和其他中立主义者支持下，为了宣布印度洋为排除大国的“和平区”而进行的努力，看来已经落空了。

迪戈加西亚是无人居住的马蹄形珊瑚岛，在它的有遮蔽的港口内，可以停泊整个一个美国特混舰队（一艘航空母舰、三艘驱逐舰和两艘油船）并为这支舰队补充燃料。

俄国人目前在整个这一地区平均保持着十九艘舰只，这支舰队是一九六七年以来逐步扩大的。俄国舰只在那个地区一驻就是几年，在他们帮助修建的伊拉克海军基地乌姆卡斯尔、他们帮助管理的南也门基地亚丁以及伯贝拉等基地的港口，停泊的时间很长。

美
章
报

《在参院表决后国务院准备这样做但俄国人态度冷淡》

《美国考虑限制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力量》

【本刊讯】香港《新论坛》杂志七月十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蒋搞台独与莫斯科》，摘要如下：

最近，台北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一方面蒋政权公开叫嚷“反共复国”的次数比较增加，一方面蒋经国企图搞“台湾独立”的迹象比较显著。

从表面看，这是矛盾的。但是，见怪不怪。对付之法，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台北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是空前虚弱。脚步浮浮，如何“反攻”？这一点，蒋经国应当比我们知道的更加清楚。因此，他的“复国”云云，看来只能是打掩护而已。掩护什么？胎中“台独国”也。

谁都知道，蒋经国要搞“台独”，没有后台老板不行。美国是有人支持搞“台独”的，但台北报刊正在连篇累牍地埋怨美国人“背信弃义”，这反映出蒋经国之流对美国颇有戒心，那么，要选择比较可靠的后台老板，就似乎非苏莫属了。

苏蒋眉来眼去、暗往明来，如果从一九六三年苏联公然让台湾蒋政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算起，至今已有十二年了。其中包括苏蒋人员互访台湾和莫斯科。“外交人员”频繁接触，苏联一而再、再而三称台湾为“国家”，在许多国际性会议中苏蒋代表同席共议，等等，等等。其中以一九六八年十月苏联特务维克托·叶夫根尼耶维奇，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用“记者”名义入台晤见蒋经国一事，在国际上至为耸人听闻。十二年来的苏蒋往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两点：

一、它们的接触、往还一开始就

香港《新论坛》杂志文章《蒋搞台独与莫斯科》

是两厢情愿的。但在初期，基本上是苏联采取主动，那时连在联合国机构会议上苏蒋“外交人员”握手言欢也是马立克先伸出手来的。几年后，情况有些改变，从单方主动变成双方主动了。这期间，台湾“外长”周书楷多次表示要同苏联来往，一九七一年初，周书楷对美联社的驻台北记者柏莱特所作的一次谈话中说：“苏俄如果我们（台北）有利用价值，我们可能考虑利用。同样的，我们对于苏俄如果有利用价值，苏俄亦会考虑利用我们。”于是“苏联”之论满天飞。这期间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就是台湾报刊上“反共抗俄”一语换去了一半字眼，变成“反共复国”，而苏联也不再称台北蒋政权为“蒋介石匪帮”了。

二、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苏蒋彼此勾勾搭搭的活动，突然比较沉寂起来了。但不是真的象香港一家报纸说的那样：“国府苏联中止接触”，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举一个近例，根据六月二十七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报道，那个以“记者”为幌子的苏联特务维克托·路易斯，自一九六八年后曾两度秘密去台湾活动，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二月。

关于第一点——为什么苏蒋勾搭会从一方主动发展为双方主动，这是容易理解的。几年前，蒋政权

的一条腿踏在美国船上，双手还抱着美国老板，不过对美蒋关系能维持多久，信心已逐渐减弱，这时候苏联的船来了，蒋政权一来想多抱一条腿，一来想刺激美国，就把另一条腿踏了进去。及至后来，特别是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蒋政权深知美蒋关系势将有变，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对蒋日益不利，于是就向苏联频送秋波，主动投靠。但是，如果蒋政权把苏蒋彼此的往来勾搭公开化，就会过分刺激中共，过分开罪美国，并会在台湾内部和海外侨社中大动公愤。当蒋经国继承父位之后，东南亚华侨舆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警告蒋经国千万不要投靠苏修，而台湾《中华杂志》今年二月号也发表了反对“联俄论”的文章，这固然反映了台北当局在暗中散布“联俄论”，同时又反映出蒋政权内部有人强烈反对联俄的事实。因此，就出现了上述的第二个情况——台北把苏蒋往来保密起来。

不过，保密由你保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近年来，苏蒋之间的往来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连渠道也增为四个：一是苏蒋直接联系，二是通过“台独”分子联系，三是通过日本的“台湾派”，四是通过香港等地同台北有关系的分子和其他某些分子。路易斯再去台湾活动，不过是通过这四条渠道之一的一个情况而已。

有一件有趣的近事：是蒋经国

亲自开腔否认苏蒋勾搭。台湾《联合报》七月一日报道，蒋经国最近在“国军军事检讨会”中致词，说有两扇门将永远关闭，即“绝不与匪和谈，绝不与俄帝来往”。这两个“绝不”，第一个不是本文议论范围，不谈了，至于第二个“绝不”，则不知是否“不绝”之误。因为事实上苏蒋来往是不绝的。至于那扇门，可能时开时闭，半开半闭，也可能真的关上，因另有后门侧门可走也。蒋经国“绝不与俄帝来往”之言，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把戏，恰好成为双方加紧勾搭的一个重要佐证。

在今天的世界上，对台湾野心最大的，在目前恐怕无过于苏修了。如果苏修通过支持蒋经国搞台独而把这个中国的战略要地抓到手，它一可以威胁中国，二可以威胁美国，三可以威胁日本，四可以威胁亚洲其他国家，它惨淡经营而无法完成的“亚洲安全体系”，从此在中国大陆的侧翼凑上一个点。这可说是一箭四雕。克里姆林宫十二年来一直同蒋政权勾勾搭搭，其动机就在于此。现在蒋经国要搞台湾独立国，而且有心投靠苏联，以便行事，那就正中苏修下怀。因此，以搞台湾独立国为目标的苏蒋勾搭，必然变本加厉。但苏修同蒋一样，也有很多顾虑，因为它这样一搞，就在国际上把它自己搞到颠覆、侵略别国的被告席上。因此，近年来苏蒋之间的往来就蒙上一层烟幕，看来在生米煮成熟饭之前，苏蒋彼此来往是不大会走正门的。

不过，走前门也好，走后门也好，他们经营的，只能是个空想国。

旅美知识分子刊物《水牛》文章《六 不 懂》

评蒋帮不让特赦释放人员回台和家人团聚

【本刊讯】香港《商报》七月十八日摘要转载旅美知识分子刊物《水牛》的一篇文章，题为《六不懂》。作者是一名前不久由台湾赴美的国民党员苏博望，现将该文摘要转载如下：

在上两期《水牛》上一连看了两篇关于特赦国军将领的文章。最近《中央日报》、《联合报》也有一些报道，全部翻出来一看，越有疑问越多，特地把这许多的问号写出来请大家参详参详。

一、这些将领从前在中国大陆为国民党，鞠躬尽瘁，出生入死，被俘后又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好不容易挨到如今被释出狱，想去台湾和亲人子女团聚，为什么从他们开始申请入境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一点下文都没有，正常法律手续那有这么久的？这是一不懂！

二、台湾各报刊口口声声说这几位将领在香港不敢表露自由意志，说自己真心要说的

话。为什么明知道这些将领们苦境的台湾政府，不赶快采取行动将这十位接回台湾？这是二不懂！！

三、严总统在四月十八日招待外国记者时说，“我们政府欢迎一切反共义士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工作人员进来。”据我了解，这十位早在抗战时就已家喻户晓，赫赫有名了，又是故总统的及门私淑弟子，最近在香港又大出风头，要说他们是间谍会有人信吗？而且台湾生聚教训二十余年，最近更是“庄敬自强”，那有任何战线可被统一？这是

三不懂!!!

四、六月四日，原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离奇去世。

为什么《中央日报》要说是共产党迫害死的？是如何害死的？设若张老先生一到香港，台湾就把他接回岛内，他岂不是不会死了吗？他的死难道台湾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这是四不懂!!!

五、张处长在香港无亲无故，停尸在公众殓房。中国旅行社替他办理后事，发了四通急电请张处长家属去香港参加丧礼。香港政府早于六月四日就发出了入境签证，可是张的儿子

香港《万人日报》报道

《陈士章致函周养浩希望到台湾会亲人》

【本刊讯】香港《万人日报》七月三十日刊登题为《陈士章致函周养浩不习惯美国式生活希望到台湾会亲人》的报道，摘要如下：

本月初赴美的“战

俘”陈士章，到美国后写信给在香港的“同伴”周养浩说：他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希望能去台湾，因为台湾还有他的亲人。陈士章在信中说：他已有美国的居留权，领了“绿卡”居

却迟迟在六月十三日才到香港。而且倏去即回，难道是在香港住久了水土不服吗？还是另有苦衷？这是五不懂!!!

六、五月中旬，蒋院长派了安全局的专案小组去香港“甄别”，仔细把报纸一看，原来甄别就是要他们“公开表示反共，对自己的一切有所表白，有所澄清”。

言下之意就是这些探亲心切的国军将领非要明确地表示反共的立场，否则就不让入境，这样看来，我们由小到大，常常听到反共义士在报上说中国大陆骨狱血渊，腥风血雨，莫非全是甄别之后的产品？要不然香港、美国由中国大陆来的人也不少，听到的却是褒过于贬。到底要听那边的才对呢？这是六不懂!!!

* * * 留证，住在女儿家。最不习惯的是口语不通。

陈士章从美国寄给周养浩的信中说：我已报了侨居美国的身分，一切很好。我的目的还是回台湾，如果台湾入境证寄到，请即见告。我时常跟女儿去菜场、商店、小吃店，困难的是不懂话，很不方便。

【本刊讯】香港《万人日报》八月十三日以《张铁石死因大白 谢伯昌曾读遗书》为题刊登一则“本报讯”如下：

两个月前在富都酒店自杀死亡的“战俘”张铁石，有关方面已从他所留的遗书中知道，张铁石自杀的原因是恐惧香港无法居留而被递解返回大陆。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知张铁石的遗书内容，据知：张铁石并没有在遗书中直接说出他自杀的原因，但字里行间对与他的同来的“战俘”乱说话十分不满。

他在遗书中表示：乱说话的后果是使得他们处于孤立与尴尬的地位。

张铁石在遗书中表示：他的自杀与任何人无关，也不想被人拿来大做文章，为了求得安静，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自杀。

张铁石遗书的笔迹很工整，后面还是端端正正的签了自己的名字。在说到同来的其他战俘，他似乎没有好感，尤其是憎厌他们乱说话，影响了他去台湾会亲人的机会。

张铁石死后，遗书被警方取出，一直没有公布，内容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直到不久前，香港警方人员突然打电话去问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先生，问他是否认得张铁石的笔迹，谢表示认得，因为张铁石生前曾写过两封信给他，再加以他亲自填的表格与签名，所以谢伯昌对他的字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大约过了两天，警方政治部人员立即把张铁石遗书拿去九龙总商会找谢伯昌，谢遂拿出张铁石生前所写的信及所签的名字来做对比，证实了遗书确是张铁石所写。在鉴定笔迹的时候，有关人员遂看到遗书内容，对张铁石的死因，才有进一步的明了，同时并澄清外界种种传说，证明张是自杀死亡的。

香港《万人日报》道
《张铁石死因大白 谢伯昌曾读遗书》

【本刊讯】香港《新论坛》杂志七月十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蒋搞台独与莫斯科》，摘要如下：

最近，台北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一方面蒋政权公开叫嚷“反共复国”的次数比较增加，一方面蒋经国企图搞“台湾独立”的迹象比较显著。

从表面看，这是矛盾的。但是，见怪不怪。对付之法，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台北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是空前虚弱。脚步浮浮，如何“反攻”？这一点，蒋经国应当比我们知道的更加清楚。因此，他的“复国”云云，看来只能是打掩护而已。掩护什么？胎中“台独国”也。

谁都知道，蒋经国要搞“台独”，没有后台老板不行。美国是有人支持搞“台独”的，但台北报刊正在连篇累牍地埋怨美国人“背信弃义”，这反映出蒋经国之流对美国颇有戒心，那么，要选择比较可靠的后台老板，就似乎非苏莫属了。

苏蒋眉来眼去、暗往明来，如果从一九六三年苏联公然让台湾蒋政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算起，至今已有十二年了。其中包括苏蒋人员互访台湾和莫斯科。“外交人员”频繁接触，苏联一而再、再而三称台湾为“国家”，在许多国际性会议中苏蒋代表同席共议，等等，等等。其中以一九六八年十月苏联特务维克托·叶夫根尼耶维奇，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用“记者”名义入台晤见蒋经国一事，在国际上至为耸人听闻。十二年来的苏蒋往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两点：

一、它们的接触、往还一开始就

香港《新论坛》杂志文章《蒋搞台独与莫斯科》

是两厢情愿的。但在初期，基本上是苏联采取主动，那时连在联合国机构会议上苏蒋“外交人员”握手言欢也是马立克先伸出手来的。几年后，情况有些改变，从单方主动变成双方主动了。这期间，台湾“外长”周书楷多次表示要同苏联来往，一九七一年初，周书楷对美联社的驻台北记者柏莱特所作的一次谈话中说：“苏俄如果我们（台北）有利用价值，我们可能考虑利用。同样的，我们对于苏俄如果有利用价值，苏俄亦会考虑利用我们。”于是“苏联”之论满天飞。这期间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就是台湾报刊上“反共抗俄”一语换去了一半字眼，变成“反共复国”，而苏联也不再称台北蒋政权为“蒋介石匪帮”了。

二、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苏蒋彼此勾勾搭搭的活动，突然比较沉寂起来了。但不是真的象香港一家报纸说的那样：“国府苏联中止接触”，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举一个近例，根据六月二十七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报道，那个以“记者”为幌子的苏联特务维克托·路易斯，自一九六八年后曾两度秘密去台湾活动，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二月。

关于第一点——为什么苏蒋勾搭会从一方主动发展为双方主动，这是容易理解的。几年前，蒋政权

的一条腿踏在美国船上，双手还抱着美国老板，不过对美蒋关系能维持多久，信心已逐渐减弱，这时候苏联的船来了，蒋政权一来想多抱一条腿，一来想刺激美国，就把另一条腿踏了进去。及至后来，特别是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蒋政权深知美蒋关系势将有变，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对蒋日益不利，于是就向苏联频送秋波，主动投靠。但是，如果蒋政权把苏蒋彼此的往来勾搭公开化，就会过分刺激中共，过分开罪美国，并会在台湾内部和海外侨社中大动公愤。当蒋经国继承父位之后，东南亚华侨舆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警告蒋经国千万不要投靠苏修，而台湾《中华杂志》今年二月号也发表了反对“联俄论”的文章，这固然反映了台北当局在暗中散布“联俄论”，同时又反映出蒋政权内部有人强烈反对联俄的事实。因此，就出现了上述的第二个情况——台北把苏蒋往来保密起来。

不过，保密由你保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近年来，苏蒋之间的往来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连渠道也增为四个：一是苏蒋直接联系，二是通过“台独”分子联系，三是通过日本的“台湾派”，四是通过香港等地同台北有关系的分子和其他某些分子。路易斯再去台湾活动，不过这是这四条渠道之一的一个情况而已。

有一件有趣的近事：是蒋经国

亲自开腔否认苏蒋勾搭。台湾《联合报》七月一日报道，蒋经国最近在“国军军事检讨会”中致词，说有两扇门将永远关闭，即“绝不与匪和谈，绝不与俄帝来往”。这两个“绝不”，第一个不是本文议论范围，不谈了，至于第二个“绝不”，则不知是否“不绝”之误。因为事实上苏蒋来往是不绝的。至于那扇门，可能时开时闭，半开半闭，也可能真的关上，因另有后门侧门可走也。蒋经国“绝不与俄帝来往”之言，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把戏，恰好成为双方加紧勾搭的一个重要佐证。

在今天的世界上，对台湾野心最大的，在目前恐怕无过于苏修了。如果苏修通过支持蒋经国搞台独而把这个中国的战略要地抓到手，它一可以威胁中国，二可以威胁美国，三可以威胁日本，四可以威胁亚洲其他国家，它惨淡经营而无法完成的“亚洲安全体系”，从此在中国大陆的侧翼凑上一个点。这可说是一箭四雕。克里姆林宫十二年来一直同蒋政权勾勾搭搭，其动机就在于此。现在蒋经国要搞台湾独立国，而且有心投靠苏联，以便行事，那就正中苏修下怀。因此，以搞台湾独立国为目标的苏蒋勾搭，必然变本加厉。但苏修同蒋一样，也有很多顾虑，因为它这样一搞，就在国际上把它自己搞到颠覆、侵略别国的被告席上。因此，近年来苏蒋之间的往来就蒙上一层烟幕，看来在生米煮成熟饭之前，苏蒋彼此来往是不大会走正门的。

不过，走前门也好，走后门也好，他们经营的，只能是个空想国。

旅美知识分子刊物《水牛》文章《六 不 懂》

评蒋帮不让特赦释放人员回台和家人团聚

【本刊讯】香港《商报》七月十八日摘要转载旅美知识分子刊物《水牛》的一篇文章，题为《六不懂》。作者是一名前不久由台湾赴美的国民党员苏博望，现将该文摘要转载如下：

在上两期《水牛》上一连看了两篇关于特赦国军将领的文章。最近《中央日报》、《联合报》也有一些报道，全部翻出来一看，越有疑问越多，特地把这许多的问号写出来请大家参详参详。

一、这些将领从前在中国大陆为国民党，鞠躬尽瘁，出生入死，被俘后又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好容易挨到如今被释出狱，想去台湾和亲人子女团聚，为什么从他们开始申请入境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一点下文都没有，正常法律手续那有这么久的？这是一不懂！

二、台湾各报刊口口声声说这几位将领在香港不敢表露自由意志，说自己真心要说的

话。为什么明知道这些将领们苦境的台湾政府，不赶快采取行动将这十位接回台湾？这是二不懂！！

三、严总统在四月十八日招待外国记者时说，“我们政府欢迎一切反共义士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工作人员进来。”据我了解，这十位早在抗战时就已家喻户晓，赫赫有名了，又是故总统的及门私淑弟子，最近在香港又大出风头，要说他们是间谍会有人信吗？而且台湾生聚教训二十余年，最近更是“庄敬自强”，那有任何战线可被统一？这是

三不懂!!!

四、六月四日，原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离奇去世。

为什么《中央日报》要说是共产党迫害死的？是如何害死的？设若张老先生一到香港，台湾就把他接回岛内，他岂不是不会死了吗？他的死难道台湾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这是四不懂!!!

五、张处长在香港无亲无故，停尸在公众殓房。中国旅行社替他办理后事，发了四通急电请张处长家属去香港参加丧礼。香港政府早于六月四日就发出了入境签证，可是张的儿子

香港《万人日报》报道

《陈士章致函周养浩希望到台湾会亲人》

【本刊讯】香港《万人日报》七月三十日刊登题为《陈士章致函周养浩不习惯美国式生活希望到台湾会亲人》的报道，摘要如下：

本月初赴美的“战

俘”陈士章，到美国后写信给在香港的“同伴”周养浩说：他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希望能去台湾，因为台湾还有他的亲人。陈士章在信中说：他已有美国的居留权，领了“绿卡”居

却迟迟在六月十三日才到香港。而且倏去即回，难道是在香港住久了水土不服吗？还是另有苦衷？这是五不懂!!!

六、五月中旬，蒋院长派了安全局的专案小组去香港“甄别”，仔细把报纸一看，原来甄别就是要他们“公开表示反共，对自己的一切有所表白，有所澄清”。

言下之意就是这些探亲心切的国军将领非要明确地表示反共的立场，否则就不让入境，这样看来，我们由小到大，常常听到反共义士在报上说中国大陆骨狱血渊，腥风血雨，莫非全是甄别之后的产品？要不然香港、美国由中国大陆来的人也不少，听到的却是褒过于贬。到底要听那边的才对呢？这是六不懂!!!

* * * 留证，住在女儿家。最不习惯的是口语不通。

陈士章从美国寄给周养浩的信中说：我已报了侨居美国的身份，一切很好。我的目的还是回台湾，如果台湾入境证寄到，请即见告。我时常跟女儿去菜场、商店、小吃店，困难的是不懂话，很不方便。

【本刊讯】香港《万人日报》八月十三日以《张铁石死因大白 谢伯昌曾

读遗书》为题刊登一则“本报讯”如下：两个月前在富都酒店自杀死亡的“战俘”张铁石，有关方面已从他所留的遗书中知道，张铁石自杀的原因是恐惧香港无法居留而被递解返回大陆。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知张铁石的遗书内容，据知：张铁石并没有在遗书中直接说出他自杀的原因，但字里行间对与他的同来的“战俘”乱说话十分不满。

他在遗书中表示：乱说话的后果是使得他们处于孤立与尴尬的地位。

张铁石在遗书中表示：他的自杀与任何人无关，也不想被人拿来大做文章，为了求得安静，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自杀。

张铁石遗书的笔迹很工整，后面还是端端正正的签了自己的名字。在说到同来的其他战俘，他似乎没有好感，尤其是憎厌他们乱说话，影响了他去台湾会亲人的机会。

张铁石死后，遗书被警方取出，一直没有公布，内容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直到不久前，香港警方人员突然打电话去问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先生，问他是否认得张铁石的笔迹，谢表示认得，因为张铁石生前曾写过两封信给他，再加以他亲自填的表格与签名，所以谢伯昌对他的字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大约过了两天，警方政治部人员立即把张铁石遗书拿去九龙总商会找谢伯昌，谢遂拿出张铁石生前所写的信及所签的名字来做对比，证实了遗书确是张铁石所写。在鉴定笔迹的时候，有关人员遂看到遗书内容，对张铁石的死因，才有进一步的明了，同时并澄清外界种种传说，证明张是自杀死亡的。

香港《万人日报》道
《张铁石死因大白 谢伯昌曾读遗书》